丹扉隨筆兩則

簡氏姊妹

由於「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」的一些活動，我認識了簡靜惠。雖然該會協助創辦的「書評書目」雜誌，職員表上並未列出她的姓名，我猜這是因爲她係洪氏之媳而在名義上「內舉避親」，實際上她對雜誌是多方出力却並不越權的。

想到簡靜惠，我一直覺得很好笑，原來有一次我和她同上電視，後來有觀衆來信，說我向來「倚老賣老」，事實上怎麼那樣年輕？我想準是那位觀衆錯把簡靜惠認成是我了。把她錯當作我固然妙極，但若把我錯認作她就未免糟透。

在若干報章雜誌上，嘗見有筆名「簡宛」的文章，我初以爲是簡靜惠，後來才曉得是她的大姊。姊姊起先在美國工作，有孩子後卽專心持家，家務之餘兼寫文章，並不斷地上圖書館以求充實，這對一名家庭主婦是相當難得的事（我就做不到。）據說簡氏姊妹多人，個個都肯努力而各有成就，沒有一個是養尊處優的寄生蟲。

簡宛的單行本，較早有「葉歸何處」，近期有「地上的雲」，都是短篇散文集。後一本的書名有點怪，我就好奇了一陣，讀後才知是作者和三歲的次子有一天到原野去散步，孩子發現一片白茫茫的蘆葦，頓時高興歡呼：「看！媽咪，地上好多雲，那是不是地上的雲？」童稚的想像力多麼美妙啊，譬喻又是多麼地恰當！做母親的寫道：「我不知道蘆葦是不是地上的雲，但是，他給了我一個童話似的快樂無憂的世界，是千眞萬確的。」

簡宛的文筆多處流露着動人的親情，境界也不局限於家庭小天地。儘管有人常說女性寫作的範圍狹隘，我認爲也自有特長並可蔚爲特色。作者在「後記」中說：「孩子們的笑聲，就是我們心底的樂曲，孩子們眼眸中的光芒使我們忍不住伸張雙臂，擁抱這可愛的人生。」這一份出發點和情懷，我很羨慕，也感到很親切。

陳冷「冷眼冷語」

陳冷的方塊文章，由拓荒者出版社結集出了一本「冷眼冷語」；書名與筆名，倒是配合得恰到好處。

陳冷原名陳美娜，個性與外號皆不屬冷漠型；當初我就奇怪她爲何用此冷僻筆名，她說本是三點水旁的「冷」，却老被手民誤認誤植，後來索性便將冷就冷了。

她以前做記者，現在做編輯；以前寫小說，現在則多寫方塊，按她自己的說法，是她擔任南部臺灣時報副刊主編時，「時報乍成立，財務困難，稿費時有拖欠，作家在無言抗議之

下，常置催稿信於不顧，稿源乃常無以爲繼。爲了避免報紙開天窗，身爲主編不得已趕一篇湊數；是時也，樓下檢字工人頻頻催稿，樓上我揮汗如雨的趕寫，成文倉猝草率在所難免。……予豈好方哉，予不得已也。」

我比陳冷年歲大得多，但很快就結爲好友，主要原因當係我倆都是被筆桿佔去生活大部份的人，文人最易稍一見面或單憑書信便彼此攀上交情。何況我倆文同屬女性作「家」，（照說「家」字有權威專家的意味，但目前已被世俗用成「處處無家處處家」的趨勢，又似無他字替代，我們也只好處「家」不驚了。）同樣愛看電影，同樣多嚼多舌；不過她涉獵較廣，比我用功（她看書的時候，我多半在看電視），並懂得音樂和繪畫；我則只會聽流行歌曲和看「明明白白有模樣兒」的圖畫；而她能寫小說（皇冠出版社有她一本小說集「**變不出的掌聲**」，鄉土氣息極濃），我只能在嘴巴上大說特說而已。

當然我們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作者（我自信和她够熟敢這樣說），我常慶幸方塊不屬正宗文藝，得以避過文學批評的箭頭。我們正是在縫隙中，注意少寫別字，力求辭能達意，希望找出一些問題，表達一已些微感觸罷了。

基於編報需要，陳冷寫得比我多（她另有「夏門」等筆名），內容也更廣泛。本書中有幾篇她和陳之藩教授閒談的偶感，頗寓深意；另外她對一些標新立異所謂的「新作品」，也批評得很直率。

是的，冷眼冷語，其奈文中批評的若干現象，主事者迄今仍是一片冷心腸何？

——原載民聲日報